

当代文坛涉案作家小军
经典力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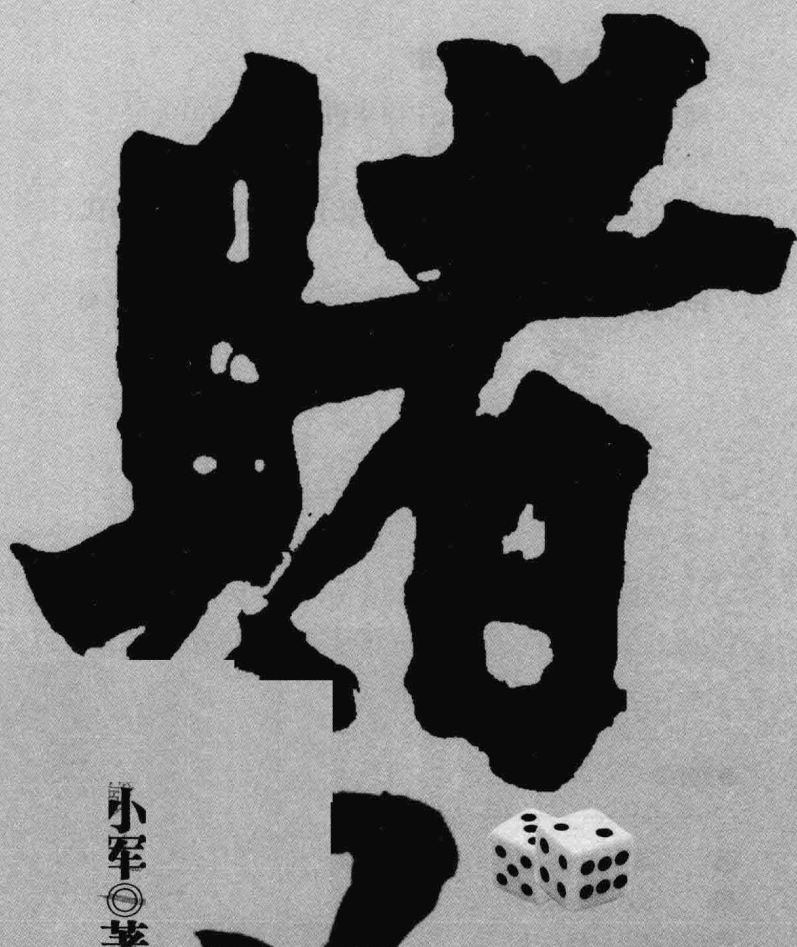
小军◎著

从有到无的北京赌帮

四九城的各个角落，大大小小的牌局不分昼夜，
男男女女解着馋、带着刺激。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小军◎著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赌局/小军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0.5

ISBN 978-7-5113-0441-4

I. ①赌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90496 号

●赌局

著 者 / 小 军

策 划 / 刘凤珍

责任编辑 / 宋 玉

装帧设计 / 木鱼书籍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毫米 1/16 开 印张 20 字数 44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0441-4

定 价 / 32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:100029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

好赌的人，永远输得起赢不起。

只要涉赌，陷在里边想拔比登天还难。

男和女，异性相吸，各有想法和算计，表面上，和和气气，一团笑脸，看似都有面儿，其背后谁都跟银子亲。操纵着京城最大的百家乐局和境外赌博围庄的他，一环套一环，拉着人下水。作者深入一线纪实采访，原生态展现涉赌内幕，真实再现赌场人生百态。

序 章

戒备森严的北京市公安局某看守所

小北京被第二次提审，解手铐，落座，锁定，抬头：真让号里的人说中，左撇子抽中华烟的名提叶中华端坐其中。

叶中华说：“干的事儿不小啊？”

小北京道：“多大的事儿呀？用这么大的动静，又没杀人放火，劳您大驾？”

“识货就行。”

“罪不至死。”

“不够死罪，但危害极大。”叶中华始终针锋相对。

小北京还在死扛：“三零三条款，根本不存在极大二字。”

“懂法就行，正常的逻辑，按照惯例，你，到不了我手中，可是，无情的事实，你的所作所为必须面对我，特案特办。”叶中华加重语气，他很清晰地看到小北京细微的眼神变化。

小北京有所收敛，保持沉默。

叶中华觉察出自己说话的分量，已然在犯罪嫌疑人身上发挥作用，他决定加大力度：“到了这儿，明确地讲，想出去，可能的机率是零。”

预审室的空气已经凝重。

双方都在对峙。

许久，小北京舔舔自己的嘴唇：“就凭您几句执掌生杀大权的话，完全锁定我啦？”

叶中华道：“你智商不低，对法律也略知皮毛，跟你说话不费劲，认清形势，对于你也很容易接受。”

他打开文件夹：“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以来，截至2005年1月27日，北京、吉林、广西、上海等省市公安机关共侦办赌博案件1900余起，其中大案要案230余件中，网络赌博案件就130余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1.5万余人。其中包括公安部通报的七大赌博案像云南德宏州跨境猜字花赌博案，上海甘介其网络百家乐赌博案等等。

“自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后，与东南亚部分国家接壤的云南省首先采取行动，重创了专门吸引中国人的边境外国赌场，使其多家赌场倒闭、停业。

“今年是中国禁赌的‘人民战争’年，边境附近的外国赌场是重点防范对象，云南省则是边境赌场的受害重灾区。云南省公安厅一名官员指出，靠近云南边境地区的外国赌场大都严禁其国民进入，多数是针对中国赌客开设的。针对这种情况，云南省

重点对准外国赌场的中国经营者，切断赌客的通信、银行服务等，使多家赌场被迫关门。在越南境内，两大赌场已因中国客源奇缺而停业。

“截至 2005 年 3 月 5 日，缅甸掸邦第二特区永源集团总公司下辖的 3 个赌场已正式关闭。至此，中缅边境思茅境外赌场已全部关闭，9500 余名在境外赌场打工的我国公民被遣返回国。”

叶中华给小北京举着一个个查获赌博案件的例子。

“北京 12·23 网络赌球……”

小北京猛然插话：“我……算一个。”

叶中华：“认罪，是你惟一的出路。”

小北京一五一十往外掏着。

賭局



1

大耳贼正做着好梦：自摸一把素豪华提五魁，嘴里香甜地喷着赢大牌的舒服气，脸上堆着阳光灿烂。

“铃……铃”座机电话一点也不懂人事儿，不识时机地响了起来，真是找骂，没完没了地死响一个点儿。

大耳贼没好气地骂着：“他妈谁呀？吃饱了撑的是不是？不知道我的规矩？”

女音传过：“撑的，不知道。”

大耳贼：“你丫谁呀？跟谁犯口呢？”他火冒三丈，睡劲儿也给惊过去，也难怪，牌局里的人，没人敢这样跟他说话。

尤宝怡像数落自己的孙子一样：“我是你妈，大耳贼。”

一听这口，大耳贼立马改口：“哟，尤姐，没听出来是您，大人不记小人过，有什么调遣？”

尤宝怡继续给他上课：“你臭丫挺的，一天到晚臭现眼，手比谁都骚，打一场输一场，准是跑哪个犄角儿吞兑儿^①找便宜货解气去了。”

大耳贼还真实诚：“您圣明，这单身永远寂寞，怎么着也不能委屈自己，牌输了，得跟女人找齐儿，弄个心理平衡。”

尤宝怡没好气：“滚你的，够散德性的，玩儿牌忌讳这个，懂不懂？要不你输钱呢，再说，得上脏病，冤不冤呀，花钱是小事，小心耽误下一代。”

大耳贼坏笑：“哈，哈，哈，给您兄弟生儿子的主儿还没出生呢，咱哥们儿呢，有一天，活一天，走哪儿算哪儿，跟着您混，挺滋润。”

“你给我歇菜，甭捧我也甭喷我，赶紧把银子带足，三缺一。”

“多大的？”

“二、四、八张的，嫌小呀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，没那意思，只要有局，能过瘾，就成。”

“限你十分钟。”她的口气不容商量。

“没问题，多大的事呀。”大耳贼满口答应。

等到大耳贼火急火燎地赶到尤宝怡家中，早已引起牌友的哄闹和不满。

小北京上来就不客气：“小脚老太太扭着屁股都到了，什么时候学的拿糖^②了？”

麻大爷也架秧子^③：“爷们儿，耍个性呀？都说上赶着叫人，准输钱，看样子，今儿，大赢家非你莫属呀。”边说边吃着小傍家儿桃子塞的桔子。

① 犄角儿吞兑儿——北京词语，各处的各个角落。

② 拿糖——北京词语，能做、该做而不肯做或不好好做，故意刁难。

③ 架秧子——北京词语，拿人开玩笑，故意出别人的玩笑。

尤宝怡更是讽刺加挖苦：“拉你往人堆里去，偏自己找兴，活该，去，去，去，到洗手间把手洗干净点，至少五遍，防治传染病。”

大耳贼根本没脾气立即应承：“各位，塞车这谁也没辙，总不能飞过来吧，也没那本事。”

小北京：“甭找客观原因，赶紧吧你。”

大耳贼连连点头：“得，得，我去，我去，多大的事儿呀，真成，事儿妈。”

尤宝怡耳朵贼尖：“说谁事儿妈呢？”

大耳贼赶紧溜进洗手间，在里边反抗着：“洗就洗，今天就洗出个三归一，多大的事儿呀。”他这个口头语儿①还挺神。

牌是熟局，自然而然的都挺门清，全是扣牌洗，规矩得很，麻精们儿熟练地码好“长城”，色子一飞转，开打风牌，嘴绝对不闲着，互相打镲：“麻大爷，今儿打算输多少？”

“这话说得早点儿。”

“人，不可能两头都占着，好事儿全是您的，别人都喝西北风去。”

“小子，别逗咳嗽②，嘴皮子你差着行市呢，要想解气，牌上见，嘿，等会儿，七对提，打钱，争气，没办法。”够气人的话。

都在付钱，大耳贼借机报复：“千刀万剐不和头一把，这是在论的，爷们儿，成。”

麻大爷根本就不在乎：“成？待会儿还成呢！是你的跑不了，不是你的争也没戏，九自首，四九十三，两头干。”他的老手随意打出风牌：“红中，戳三家。”口气中春风得意。

不成想，三家全部跟上红中，麻大爷得加倍赔钱，本不姓麻的他，气得麻子脸绷得紧紧的，脏话随口带出：“真孙子。”

小北京开心地嘲弄：“不经念叨，害人必害己，您老中了。”

大耳贼更是得意：“花心的人呀，心不静，肯定打不出学问牌。”

旁边的桃子气不忿儿：“你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招女人讨厌吗？告诉你，就你这样的人。”

大耳贼拘着尤宝怡的面子不好发作，只是反驳没法翻脸：“扯淡，咱哥们儿玩儿牌局器，从来就是战士，多大的牌也敢招呼，再小的牌也不烦，照旧。桃子，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上去搓两把，麻大爷有的是子儿，你也露把脸。”

桃子使劲地嚼着口香糖：“靠边儿。”小下巴颏儿往上挑着，麻大爷还真听话，起身让座。“哟，连个混儿都没有。”桃子说。

小北京也闹哄：“要混儿干吗呀，桃子，没混儿才会和大牌，听了吗？哥哥给你点炮儿。”

尤宝怡不温不火敲着锣边儿：“北京，成心让麻大爷吃醋？这场牌玩感情？”

① 口头语儿——北京词语，说话时常带出的一定的话语。

② 逗咳嗽——北京词语，寻开心，取乐，逗气儿。

麻大爷还挺大度：“随便折腾，跟我没关系，有本事就上。”

大耳贼欠收拾：“别介呀，您老人家好不容易用钱砸出来的，得论斤称，不落忍，这玩意儿玩火，抢了行儿，脑血栓等着您呢，担当不起，北京，痛快痛快嘴得了。”

有些事还真不经人念叨，也该着让桃子露脸，大耳贼光顾着耍嘴，根本忽视桃子的存在，没注意打熟张儿，点了一大炮儿。

桃子脸上桃花盛开：“素豪华。”

众人纷纷付钱。

洗牌的当口，小北京挤兑大耳贼：“哥们儿，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，犯烧包儿是不是？让别人陪绑，这可不对。”

尤宝怡也烧他：“嗨，别五迷三道^①的，犯浪是不是？”

说得大耳贼青筋直暴：“谁没出臭牌的时候，我愿意输钱？没辙，赶上这拨儿了，小丫头片子，行，早晚得逮你一把大的。”

桃子得意非凡，口儿也跟着正：“愿赌服输，敢坐在这儿，就能玩得起，尽管使招儿，这玩意儿，不赖天，不赖地，靠的是运气和手气，有本事，你把我抽立了。”

这话抡得相当有分量，背后偷偷乐的当然是麻大爷了。

牌局继续，小北京引话：“各位，现在城乡结合部，有好几个百家乐局，挺火。”

大耳贼鼻子一哼：“哼，那些局太脏，有活儿，根本没你的戏，只有切钱打水漂的份儿。”

小北京：“人家也有赢钱的，而且不少。”

尤宝怡当即反驳：“开赌的没贼，还不都得喝西北风去。”

麻大爷也附和：“澳门葡京酒店怎么样呀？‘东方的蒙特卡罗’，赌场能赚得钵满盘满，原因主要有两个：一个就是对博彩玩意儿经过精心设计，使赌场取胜的机会肯定大过赌客，第二个就是，赌客大多赖赌、烂赌，而久赌就必输。”

大耳贼：“麻大爷，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。”

小北京拦他：“哎，打你自己的牌，少点炮儿比什么都强，把嘴闭上，谁也不会把你当哑巴卖了，听麻大爷哨。”

麻大爷喷着唾沫：“据说，每月约有十天晚上是做亏本生意的，其余的二十多天都是一本万利，这都是经过周密筹划安排的，这就是钓鱼，懂吗？”

大耳贼嘲笑：“真成，就好像你是执行董事似的，没劲。”

麻大爷一听挺起火：“你呀，在京城牌局里，算半个号吧，可要是到人家澳门那里，你就不存在了。”

大耳贼敢叫板：“吹，吹呢，到那儿耍的，又不是俩鼻子，四个眼睛，不就是钱嘛，等值全一样，有朝一日，打过去。”又是一个不小心，让尤宝怡拾了个绝张，门清没有混儿。

小北京幸灾乐祸：“真是炮手，今儿呀，我看了，都得让你给带沟里去。”

大耳贼给自己安慰：“嗨，整天都是这些人，钱来回转，输赢也差不了哪去，再

① 五迷三道——北京词语，意即晕头转向，迷迷糊糊。

说，谁过年不吃顿饺子。”

桃子借机报复：“你这饺子真够贵的。”说完，自己倒先乐了，把其他人也给逗得乐个不停。

电话响了，尤宝怡拿着手提：“喂，谁呀？地安门？和谁呀？耗子，手都凑齐了，愿意过来就过来吧，诈金花儿？问问他们再说，凭他们的心气儿吧。”挂上，扭头解释：“这回，闹腾的来了。”

麻大爷不满：“挺好的局，添上他们，乱。”

小北京：“就是，金花儿我可不上。”

大耳贼也表态：“我无所谓，怎么都成。”

到底是吃谁向着谁，桃子跟麻大爷一个口气：“好不容易练练手，搅和^①什么呀搅和。”

这场面只有尤宝怡摆得住：“得，咱们继续，他们呀，愿意展一眼，就展，不灵呀，闪张儿，拿他们甬当回事，想来就来，不提前打招呼约局。东边玩儿去。”

桃子脸上马上开花：“尤姐，我就服您这点，钱输赢多少正常，在您这儿，图的是舒服、痛快、过瘾。”

麻大爷忙说：“当初带你来，还不乐意，怎么样？现在没的说了吧？”

桃子：“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。”心里挺乐。

小北京犯坏：“这年头，女人都要上天了。”

麻大爷也跟着起哄：“是呀，你们女人身翻得够高了，要上天，把男人压得够呛，喘不过气来，而且，一个比一个要男人的命。”

旁边的尤宝怡听不下去了：“女人造反不应该吗？任由你们拿女人不当回事？吃着碗里的还惦记锅里的，家花不如野花香，成排成连的都不嫌多，像你麻大爷，老牛吃嫩草，多爽呀，哦，妹妹，不是针对你，不介意吧？”

桃子大度：“哪儿呀，说的解恨，尤姐，继续开火。”

门铃响，麻大爷起身开门，迎进三位。

耗子名如其人，身高充其量一米五，典型的尖嘴猴腮，却有一位一米七零的大洋马挎着胳膊，耗子真正的唢喇叭高声：“起个大早，赶个晚场，哪位大仙手壮呀？”

“地安门”也有个性：上下一边粗，肥的见不着脖子，嗓子让人想不通，女声女气，又细又尖：“赶紧结束，换牌，打麻将多累呀，金花的干活，尤姐，您吉祥。”

桃子头一个不满：“你们说换就换，老几呀？”

耗子：“成，小母老虎发威了。”

桃子不饶他：“耗子，三天换一个，今儿又换主了，你也不累。”

耗子毫不在乎：“扎明针是不是？无所谓，男人换女人，跟换衣服一样，正常，麻大爷，拿出点气质来，不灵，就给她休了。”

还别说，一聊真的，麻大爷就玩儿完，连声都不敢吱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

倒是桃子公开叫板：“姐们儿，甬在意，不是冲你。我告诉你耗子，你呀就是缺



练，欠收拾，你当女人个个都是顺毛驴？小绵羊？不就是有几个子儿吗？这票子要是跟不上，你说，你还存在吗？哼，换上我，一座金山怎么样？根本就不拿你当菜，你信不信？”

耗子也不服：“信？信就药死了，嘴和心都不连着，这年头，谁跟人民币有仇？桃子，不是挤兑你，没了我们麻爷们儿托着你，你指不定在哪儿混呢？”

桃子急了：“放你大爷的屁，老麻怎么了？是个真正的男人，敢作敢当，强你一百倍，瞧你那个小样儿，有点子儿得东藏西掖，算个男人吗你？活着受罪，死了算了。”

耗子怕老婆出了名，小金库得有安生的地方存放，要是让她那个五大三粗的娘们儿逮住钱，全部没收。

而麻大爷正儿八经的是爷们儿，外面彩旗飘飘，家里红旗不倒，麻大婶也真神，只要每月按时交银子，根本就大撒巴掌，管都不管，任由麻大爷可着劲儿地折腾。

人，真是不能比，人比人气死人。

“地安门”肯定向着耗子：“妹妹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差不多得了，这日子口，谁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谁难受谁自己知道。”他这话直冲桃子。

桃子这辈子也够走背字的，辛辛苦苦打下的家业，老公一出国进修，喜新厌旧，当了甩手掌柜的，留下儿子和孤零零的她。

女人也不甘寂寞，碰上一位超级骗子，人家玩儿得特别好，不但骗了她的感情，还卷走了她的家底。

弄个两手空空的她，全然的无奈。

总算老天长眼，让她幸运地碰上了麻大爷，这才有了缓儿，麻大爷又能挣钱，又疼爱她，拿她当个宝贝，她的日子开始宽松、如意，把以前的烦恼全部甩掉，总觉得越混越壮。

这边龙虎斗，那边大耳贼瞧着开心：“谁也别管谁，谁也别管谁，各混各的，好坏自己带着，到这儿干吗来了？无非是送钱和收钱，谁有本事，牌上见，七万。”

桃子出了口恶气：“素龙，和了，不怕不会来，就怕来好牌，还有个给捧场的，舒服。”

小北京埋怨：“大耳贼，玩儿不玩儿？不玩儿下去，跟你有关系没关系？还老点大炮儿，烧包呀你？”

大耳贼赶紧解释：“哥们儿，你没事吧你？孤零零的一个七万，刚打三圈儿，听牌真够快的，咱哥们儿门清没混儿，三六九条，这牌该着。”边说边付钱，嘴上还硬：“妹妹，接着继续，早晚有一把适合我的，有预感，今儿大牌少不了。”

都是扛得住的人，大耳贼这么一解释，也在情理之中，反正又不是一家输，大家跟着一起赔，继续战斗。

尤宝怡之所以能站得住脚，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过得去，很得人心，趁着平静，善解人意的她对大洋马说：“妹妹，这帮人全是耍嘴，没有一个是坏水出身，慢慢你就适应了，反正，都有一个毛病，对牌情有独钟，瘾大，耗子，那边有水果，你懂点事儿，替我招待一下，头一次来。”

“大洋马”芮惠堆着灿烂的笑容：“尤姐，不客气，您忙，多多发财。”小话儿递得真好。

不等尤宝怡发话，桃子抢先：“如果猜得不错的话，你们二位认识绝不超过七十二小时，对不对？”

芮惠丝毫不隐讳：“确实刚认识。”

桃子：“姐们儿，弄些手段，把丫耗子牢牢套住，破了丫的纪录。”

芮惠不解其意：“什么纪录？”

小北京抢着说：“耗子有把逗，别看小有缺陷，攻女人一门灵，绝对是强项，告诉你妹妹，凡是跟过耗子的女人，没有超过三天的，不是吹牛，更不是犯口，真真切切。”

耗子还真平常人一样，平和得很，好像自己做的事再平凡不过。

在场的人都注视着芮惠的反应。

芮惠淡淡的一笑冲耗子：“是吗？”转身对众人：“人，都有一招鲜，能耐不能耐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，而是得展出来，这把纪录有点意思，还有点儿味道，愿意试试，成与不成，到时看，大伙儿都挺上心，我努努。”

她的话虽然平平的口吻，但凡有脑子的，都能感觉到她的后劲儿，看好她。

话虽聊着，牌照打不误，钱照旧输赢，大耳贼的牌面正经不软，一上一听的双素豪华，在留张上，作了难，是留五万，还是留风，停顿了足有五分钟。

明眼人一看就是在憋大牌，犯坏地敲着锣边儿：“大耳贼，至于吗？”

“就是，双素豪华撑到天了吧？”

“别急，接着想，等着你。”

“这牌打的，真细。”

“老麻，给我剥个香蕉，等着人家算计。”

大耳贼要在往常，早就反击，今天则不同，两对暗壳在手，三个月没遇上过这肥牌的牌型，一失足，则千古恨，他心里一直在转：按常规，有多大和多大，可是，事实都往往与人愿相违背，果断之下，心一横，冒着风险打出五万，招来一片指责：

“嘿，不是你的庄是不是？真敢打。”

“听牌不要命呀。”

“够狠的，害人呀。”

牌面上，所幸没有点炮。

一圈转过，大耳贼判断正确，牌也争气，风头靠听，考验又再所难免：听牌后，钓鱼的选择更是难以抉择，手牌一万，海里有两张，手牌么鸡，海里见不着影子。

大耳贼敲着桌面，不停地点着头，又打住，招得话更多。

“大耳贼，背的牌谱不牢靠呀。”

“自己洗的牌，没记住呀？”

“我看了，照这么打下去，一锅牌打一天。”

“哎呀，现在玩儿牌越玩儿越深，赶紧找人记录，经典牌谱。”

大耳贼丝毫不受影响，只是关注，思考着，又是果断抉择：打掉么鸡，和绝张

一万。

他的思路相当各色：幺鸡没有出现，肯定在别人手里成牌，海里见不着，有此可能，二万被小北京贪吃开明杠，一万自然闲张，安全张，抓住肯定打掉，自己认头，打破常规搏运气。

大耳贼这么谨慎，底下的人自然小心翼翼，打熟张，拆搭子，生怕点大炮儿，每个人的速度逐渐减慢，谁也不傻，都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。

小北京：“还有九墩，拆牌，不和了，西风。”

尤宝怡乐着说：“大耳贼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和不了，故意制造紧张空气，小子。”

桃子甩着脑袋：“一条线，八条。”

大耳贼用手抠着麻将：“不是，北风。”

小北京：“跟着，北风。”

尤宝怡：“五万，没人和，够险。”

耗子不在其位：“荒丫庄，给丫荒了。”

“地安门”玩儿不上牌，干着急，也跟着起哄：“这牌呀，虚的，甭怕，丫没这手。”

大耳贼已认头，有板有眼地说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，看着你们这么多人围着本哥们儿转，不胜荣幸，即便不和，也值，不过，你们也真成，都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为一把小牌，兴师动众，如临大敌，至于吗？”

桃子听着生气：“打住，你打住，跟谁叫板呢？你看看在座的，哪一个，随便挑，能让你拍唬住？打立了？”

小北京：“你小子，犯众怒。”

尤宝怡还是稳当：“口犯子，和了再说话，我给你点，四万。”

桃子：“四万，跟着。”

大耳贼有些着急：“嘿，又没有，七万，不和也不点炮儿，这牌呀，邪。”

小北京：“邪？不邪呀，还有三墩，绝二条。”

尤宝怡：“难说，打混儿。”

桃子抓到了致命的牌随手打出：“一万，不点炮儿。”她还挺洋洋得意。

大耳贼温柔一声：“打住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算计到家就到位，双素豪华。”

桃子输了钱不输气质：“老麻，多少钱？”

麻大爷脱口而出：“你庄家点炮儿，两千五百六，我给你拿钱。”

桃子挥挥手：“不用，我来。”从手包内用纤细的嫩手点出，“二十六张，找钱。”口气平和，那神情也搭配得得当，就好像给人发奖金一样。

大耳贼还真不敢放肆：“妹妹，谢了。”

桃子照旧乐呵呵：“愿赌服输。”又扭头对麻大爷讲：“你旁边督着，今儿我跟他（她）们干。”

麻大爷绝对不反对。

加上其他人的，大耳贼这把牌收了三千八百四，够肥的。

芮惠在旁边直吐舌头，悄声问耗子：“哎，玩儿的这么大？那姐们儿连眼睛都不

眨一下。”

“地安门”耳朵尖得很，马上回话：“妹妹，这儿的牌，平平常常，尤姐攒的局，这算中等，跟你说实话，像刚才那牌，轻易见不到，大耳贼是歪打正着。”他在旁边看牌，当然旁观者清。

大耳贼听着别扭反驳他：“‘地安门’，哪天你提前约，不服气，桌上见，站在后边，你清楚着呢，上去，准傻。”

小北京听着别扭：“玩儿牌别斗气，大耳贼一把牌，定不了乾坤，现在都是纸。”

桃子笑咪咪地说：“大哥，您继续，可着劲的和，小心，别和成糰子。”

尤宝怡没有多说，只是沉稳地埋头打牌。

耗子的手机响了：“喂？谁呀？啊，怎么着，行，行，行，我马上回。”耗子挂上电话对芮惠说：“我得回去，你呆在尤姐这儿玩儿吧。”

尤宝怡为人绝对够意思：“妹妹，中午大姐请你。”

芮惠不好意思推诿：“不合适，大姐。”

麻大爷开言：“没什么不合适的。”

大耳贼借题发挥：“人，都有一怕，怕老婆是男人的美德，而你耗子，更是发挥的得拍着桌子叫好，你也真成，是个能耐人，老走极端，这边守着黄脸婆，那边春光无限，这话怎么说？对了，这叫吃了家食打野食。”

所有的人都开心大笑。

耗子不以为然：“你孙子，向我开火是不是？”

惟有芮惠相当不自然地耍着单儿，无助和孤立无援，她对耗子的气大了去了，心里直骂。

凭心而论，除了尤宝怡特殊的成熟味道之外，芮惠绝对对是招男人惹祸的性感美女，当然，她对自己的这些优点还没有认识到，需要有人去点拨、提醒，也就是说，她的特殊优势，自己根本不会发挥。

耗子就是耗子，拿女人就是不当菜：“先走一步，电话联系。”扬长而去。

谁也不是傻子，都是人精，面对芮惠，男人女人都有想法。

男人是有想法。

女人是看笑话。

先跳出来的竟然是麻大爷：“小芮，人要现实，有些事不能强求，顺其自然，这儿的人都认识了，有工夫，就过来，吃点，喝点，玩点，乐点，其他，任嘛儿别想，也没用。”

芮惠很感激，不知为什么，她反而觉得麻子脸并不讨厌，倒有些特色和个性。

其实呀，女人的要求都不高，很容易满足的：女人需要疼，需要爱，需要撒娇，需要没事找事儿，需要独霸男人。

桃子可不笨，女人的敏感十分厉害，有先知先觉，但她有个毛病，也是致命的，永远不张扬，而且容人，看麻大爷对芮惠这么热情，尽管不乐意，觉得没面子，但桃子还是能忍住。

小北京脑子也够使：“芮姐们儿，好人有的是，男人更是遍天下，大可不必一棵

树上吊死。”

大耳贼乘机：“照你的意思，小芮姐们儿就得靠你这棵大树了？扛得住吗？”

尤宝怡看不下去：“你们，真不是好东西，人家芮惠刚刚挂上，还没来得及施展，你们却趁火打劫，有劲吗？妹妹，少给他们扯，没有一个是正经过日子的人。”

小北京捣乱：“尤姐，坏我们的好事？”

麻大爷：“那不是坏你的事，那是拯救小芮不入虎口。”

小北京反击：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全都是冠冕堂皇，小芮。”他模仿麻大爷的声音：“爷们儿，可够酸的，桃子，要出事儿。”

桃子可不给他这个面子：“哼，太阳地里打电筒——真是多此一举，男人有本事，那是挡不住的事儿，小北京，操心也不怕长白发，不是犯坏吗？敞着开的干，小心一点，遭报应。”这话够分量，心怀鬼胎的听到真不是滋味。

麻大爷到底是多吃了不少咸盐，立即打圆场冲着芮惠：“都是嘴上的功夫，说说笑笑，别当真。”

尤宝怡：“今儿都输着钱呢，别让大耳贼得逞，打起精神头，得捞回来。”

大耳贼：“随你们大小便。”

只有尤宝怡治他：“臭丫挺的，喷粪是不是？不会说人话，我教你，怎么不服？”

大耳贼一点儿辙也没有，只得听着：“得，惹不起，我错了。”其实，大耳贼也并不是怕她，而是尤宝怡这个据点，有吃有喝，还能过牌瘾，每天到这儿跟定点上班差不多，好处多多，所以，也就迁就认头。

谁没有个图头呀。

人，有合适的地方，就有吃亏的地方。

芮惠一落单儿，自然有人惦记，更何况都明白怎么回事：那就是这位美人，并不算名花有主，跟耗子没多深的交情，只是临时搭帮。

麻大爷不知哪根筋有点动：“小芮，在哪儿发财呀？”他今儿的表现够显眼的，而且，做得太明了，当着桃子也不忌讳，任何一个美丽女人，都会让男人心动的。

芮惠挺坦率：“闲人一个，待着呢。”

小北京也死命往上挤：“有福之人不在愁，待着的人，才有底气。”

桃子扔了一句：“未必，小事看大事，什么人找什么人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”

小北京：“别指桑骂槐，人家芮惠怎么了？谁没有仁亲俩厚的，就跟着耗子露一面，就全盘否定，未免有点过了。”维护女人，男人有自己的办法。

芮惠更不示弱：“没关系，让她说，我一点都不会生气的，这年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念的经，好坏都得自己背，不受点罪，不受点难，那才是怪事。”她的一番表白，在场的都有同感，全在情理之中，没人反驳。

这么明白的女人，男人都感到新鲜和兴奋。

麻大爷首先感慨：“都是从苦的时候过来的，人得知足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本身活着就很累，就得及时行乐，过一天，少一天。”

大耳贼：“爷们儿，您这是玩儿命往回捞以前失去的，突击以前的损失，心气儿够高的。”

麻大爷自有高论：“老话儿讲得好，饿出来的见识，穷出来的聪明，早年间，吃苦受累，现如今，条件好的没边儿，只要有子儿，人能上天。”

大耳贼冒出一句：“人到四十五，正是出山虎，爷们儿，您是虎精。”

小北京：“爷们儿，人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

麻大爷有话垫底：“小爷们儿，甭逗牙纤子，让你三斤姜，你还不识秤，少跟我玩骑上骆驼找骆驼的事，你有七十二个心眼，这有八十多个转轴子等着你呢，人各有志，不好强求，自己的路，自己往前走，人跟人好，鬼跟鬼好，苍蝇跟烂腿好，怕听夜猫子笑，就别过日子了。”

听的人暗暗称奇。

挨话的无言以对。

桃子乐得前仰后合：“该，活该，没响了吧，毙你，不服，接着鏢，老家雀就是比你们强，肚子里有干货。”

尤宝怡是稳坐钓鱼台。

大耳贼是给弯了回去。

小北京是暂时找不出话。

只有芮惠有些心动和想法，对麻大爷刮目相看：虽然他其貌不扬，年事已高，但人老心不老，既有个性，又有少见的谈吐，不是一般人物。

女人有极强的敏感和极好的防范意识，三个男人跟自己上赶着搭拉话，意图明显，没有男人对貌美的女人不上眼的。

芮惠多少有了些自信在身，但毕竟是初次见面，不能太外露，还得保持一些持重，继续少言多看，静观势态。

这一场嘴上的龙虎斗，尤宝怡看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这帮人的所作所为，她都门清，每个人的小九九，她看得相当透：都是闲得不能再闲的，闲钱更是多得没的说，而既刺激，又打发时间的最好消遣方式，就是玩儿牌，围绕着这个圈子，有着很奇妙的味道，借着打牌这个旗号，交往异性的机会也就多了，一旦发展起来，挡都挡不住。

门铃又起，芮惠自然上前开门。

进来的是班影，猛的看着很普通，但却是很耐看的那种女人，她胸臀圆翘结实饱满，是让男人观赏琢磨一会儿就想入非非的女人。

人刚进来，人缘随着到来。

小北京：“哟，班姐，少见。”

大耳贼夸张地站起来：“班姐，甭理丫挺的，天天见面，装大个儿的，我给您让位。”

麻大爷：“妹妹，今儿想吃什么？”

桃子：“别理他，老疯子，班姐，昨天您手气旺，给我冲冲，咱姐儿俩算一手。”

班影：“听这口气，桃子亲自上阵，准是跟他们玩儿急了，没事儿，他们的那点



儿牌道，后劲儿不足，我来。哎，新入伙的，怎么称呼？哟，这妹妹，长得真水，小心，这都是没安好心眼的贼坯子，留大神，别让他们钻了空子，男人没几个好东西。”

大耳贼：“班姐，您总共上过几次当？受过几次迫害呀？说点儿新鲜的行不行？女人都成了口头语了，七饼。”

班影快人快语：“兄弟，阳盛阴衰早已经掉过个儿来了，不服气没关系，事实说话，女人就是比男人强，就是有韧劲儿，敢横下一条心，玩儿命的往前闯，就是粉身碎骨也不回头，奶罩。”

芮惠一听这个词，赶紧张望，原来班影打出的牌是二筒，自己乐了。

班影还在说道：“不像你们男人，跟做鬼似的，干点坏事，偷偷摸摸，跟自己的媳妇撒谎编的和真的一样，有例外的不多，麻大爷就是一位榜样。”她非常注意团结人，开玩笑单另^①。突然，她眼睛一亮，手牌已不知不觉打成了听牌，性格外露的她道：“钱多的赶紧点炮儿。”

圈儿里的人都知道班影的底，男人天南海北的捣腾，费的劲儿不小，成色却不好，全是蝇头小利，每个月只给她千八百的，只够生活费用，再多的没戏，可前有车后有辙，人家班影小鼓捣油儿，往前插缝就挤，小牌大牌都跟着哄，手气一直都很旺，赢多输少，再加上人缘极佳，不得罪人，虽然底儿薄，没人嫌弃，很吃得开。

轮到小北京出牌：“班姐，小弟成全，八万。”

正好点炮儿，八万的张儿让班影和了把门清没有混儿，而且还是点庄家，这把牌没人言声，本身和的牌也不大，再者，让班影赢点钱，没人不乐意，别人输点儿没事，可这钱用到她身上，管大用。

桃子说：“班姐，继续。”

班影一点都不张狂：“赶上点儿了，小北京上圈儿打，我还没戏，刚听的牌。”

门铃响，芮惠去开门，耗子又溜了回来，他一进来，又是一场热闹。

大耳贼：“盯得真紧，你没事吧你。”

桃子：“耗子，够速度的。”

大耳贼：“就是，一二三埋单呀？”

尤宝怡说他：“你丫老是上荤的。”

大耳贼拿她真是没脾气：“不说不笑不热闹，来您这儿，不就是图个乐儿呗。”

尤宝怡软了：“得，多余的是我，只要别急，怎么都成，我这儿不能是战场。”

班影当和事佬是拿手：“嗨，尤姐，这哪儿跟哪儿呀，以前折腾的，当战犯的，早就收手了，找茬儿打架让人笑话。”

“地安门”：“听您这口气，真像道上混过。”

小北京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雪藏本领，人家班姐什么道行，咱还真没底，搞不好，扫听一下就是江湖我大妈。”

一句话把所有的人搞乐。

嘴没闲着，手上也没有停止，牌桌上的赌仍然进行，玩儿牌的人都感觉不对，又

^① 单另——北京话，单独的意思。